

大漠兵谣

蔡世平 著



蔡世平 著

大漠兵谣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漠兵谣/蔡世平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03-8

I. 大... II. 蔡...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3343 号

书 名: 大 漠 兵 谣

著 者: 蔡世平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者: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065-4803-8/I·736

定 价: 1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作者一九八二年在乌拉斯泰边防线上 马中原摄

自序

叶落响秋声，行也西风客。才送洞庭星，又赶昆仑月。

明月满戍楼，兵老乡思切。似见故人来，对看天山雪。

这首《生查子·月满戍楼》的词，他写于一九七六年秋天。那时候他在天山脚下戍边，已经是老兵了，他知道是秋风紧追着日子不放，把他由新兵赶成了“老兵”。那时候他才二十岁，新的生活刚刚起步。少年初识愁滋味，为赋新词也说愁啊！

一晃三十年过去，他的人生真正进入了秋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知道，人除了感伤，对逝去的日子毫无办法。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过去的日子便成为历史。日子因人的存在而显示出意义。日子完成了人的一生，并且使一个一个的生命丰富、生动起来。那么，把个人生活的某一阶段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是人类文明的要求，也是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一个戍边兵人，一个平常不过的生命，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在新疆生活了十年，又在兰州生活了五年。这是一

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灵魂，昆仑、黄河必定进入他的血脉。那个时期，正是国家、民族和军队，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他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他的心灵感受是独特的。他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他诚实地记录了下来。他常常为自己的经历和文字感动，虽然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感动，但是社会没有理由忽视一个真诚的声音。他感谢老首长李月润同志为本书提供精彩的摄影作品；感谢毛国强编辑，发现这一充满兵情和诗意的新作，并精心策划编辑加工；感谢解放军出版社把一个戍边兵人心灵的声音传给读者。他相信读者是会喜欢这些文字的。

蔡 世 平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四日于南园

目 录

自 序	(1)
从军记别	(1)
闷罐车记吃	(4)
玉关记笛	(7)
戈壁记湖	(10)
新兵连记罚	(13)
下连记勤	(18)
写诗记痴	(23)
湖海记谊	(36)
训练记趣	(39)
兵驴记性	(46)
触丽记窘	(51)
兵人记轶	(62)
思亲记母	(75)
军衣记泪	(79)
提干记险	(87)
沙场记醉	(94)
边地记寂	(101)
戍楼记宿	(106)
探家记快	(110)

丝路记苦	(127)
汧馍记敬	(133)
投稿记乐	(137)
兵婚记简	(145)
看马记马	(152)
北山坡记识	(163)
兵人家属记	(171)
米泉情结记	(178)
大漠驱车记	(184)
神山凝视记	(188)
战火亲历记	(191)
南疆犬吠记	(199)
昌吉街市记	(205)
准噶尔散记	(210)
天池秋游记	(214)
北庭月夜记	(218)
天山夜宿记	(225)
煤窑烟火记	(234)
绿色边防记	(239)
南疆夏行记	(245)
家近黄河记	(266)
黄土高原记	(272)
风花雪月记	(283)
远方回望记	(290)

从军记别

“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这话是我的部队同事、著名作家周涛说的，虽平常，但耐人咀嚼。从十九岁开始，我在大西北兵营生活了整整十五个寒暑。有十年是在新疆度过的，有五年是在甘肃兰州度过的。十五个寒来暑往，十五个春归秋至，编织出我人生最美丽的青春岁月。我的足迹踏遍了西部高地的神山圣水。雄奇的边塞风光，古朴的民族风情，厚拙的兵人风貌，构成一幅幅戍边图景，韵味绵长。

霜染寒村树。晓星沉，东方泛白，半天鱼肚。整理衣装行远脚，又唤晨鸡催走。怎舍得，灶烟饭熟？怕别柴门难回首。不忍看，揩泪娘亲袖。放慢了，男儿步。

天涯从此南塘路。只伸向，村弯梦里，迷朦深处。黑海黄沙征战地，雪急浪高风吼。是何日，归家时候？似见归来风景换，闹声欢，呼叫屠猪手。且听我，楼兰曲。

我的这首《贺新郎·从军别》的词，记载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告别故乡，戍边新疆时的情景。

一九七四年冬季，新疆部队来湘接兵。我报名、体检、接受政治审查。然后，脱下了那身穿惯了的棕黄色上衣，黑色裤子的旧衣裳，里里外外地换上了压出很深皱褶的崭新军装。我心里洋溢着兴奋和喜悦。

我当兵啦！

我已经不是农民啦！

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啦！

说真的，当时自己并不是十分想去当兵，心里只想着上大学。那时候高中毕业，风华正茂，心高气盛，还有那么一点小资情调，不大瞧得起当兵的。那时候，是大集体，农民被圈在生产队的土地里，一个工值多的几毛钱，少的仅有几分钱。那时候的文化青年，做梦都想着“出去”，成为离开土地，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人。而那时候的农村青年惟一出路只有两条，即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或者当兵，再寻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家兄妹四个，大老兄已被推荐上了湖南医学院，我想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推荐我了。那么就当兵去吧，去得远远的。谁说好男不当兵，祖国正需要像我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男儿呢！

就这样，我开始了戍边生涯。

我头戴羊皮冬帽，脚蹬羊毛大头鞋，南极企鹅一样，出现在乡亲们面前。我走东家，串西家，和乡亲们话别。那种呆头呆脑，傻乎乎的模样，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

听说我当兵了，乡亲们前来相送。有的送茶叶，有的送鸡蛋，有的送苗粉皮。同乡好友毛庆丰塞给我一个小纸包，小纸包留下他手心的温热，至今仍可感觉到。我拆开纸包一看，是

钱！三十张旧角票，折叠得整整齐齐。我数了十张放进新军衣口袋，还有二十张硬塞给了他。我知道我接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友谊，一段沉沉的农村孩子的艰辛历史。

女朋友高峰头天晚上就来到我家。她是高中时的同学。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山道弯弯，山路坎坷。我们时而一前一后，时而并排走着，偶尔也会碰一下衣服，一身肌肉就都紧缩了。时有夜鸟惊飞，野狼啼叫，亲切而又有几分凄厉。最后来到湘江边，很累了，就坐下来。她坐一块石头，我坐一块石头，望着江水，默默无语。六年后她去新疆部队结婚。新婚之夜，我们回忆起石头。她说：“要是只有一块石头就好了。”我说：“要是只有一块石头就好了。”

山村裹着晨雾，愈加恬静、秀美。青青的竹林，碧绿的池塘，小块小块褐色的垄田，不曾有汽车，甚至不曾有自行车碾过的黄土路，备觉亲切。无风。太阳出来了。冬日的温煦的阳光，融融的，慈爱了一个世界。

父亲送我踏上征程。一大早他帮我提着小包，去湘阴县城集中上兵车。

我微笑着大步跨出门槛。

母亲站在门前的棕榈树下，目送我走过村人们洗衣服、洗菜的南塘，走过稻田，然后踏上那条弯弯的小路。小路从那座叫做金树坪的小山上蜿蜒下来。平时，母亲总是站在这棵棕榈树下，盼望外出的亲人从小路上归来。今天，这条小路伸向远方——遥远的、陌生的，看不见、甚至连想象也够不着的远方。

我的脚步放慢了，眼泪溢出眼眶。我，第一次把戍边兵人的热泪洒给了故乡，洒给了母亲。

闷罐车记吃

戍边兵人是坐闷罐车去新疆的。

有必要对这种闷罐车作一简要介绍。

所谓闷罐车就是盖了顶的货车厢。它有点像今日的集装箱，但比集装箱大，一节车皮就是一个长箱子。车厢两边中间各开了扇门，车厢当中生了炉子，一来取暖，二来烧热水、茶水。戍边兵人分两头住下，一节闷罐车厢正好住一个新兵排。两边门一关，兵们就全闷在了罐子里。有尿尿者，将门撕开一条缝，把家伙伸出去，湿了十里征程。

闷罐车大概没有纳入铁路客车编制。让车，是闷罐车的又一特色。闷罐车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哐当哐当，从湖南响到新疆，走了半个来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退役的戍边兵人向上面提意见，要求乘旅客列车回家乡，说是来时坐闷罐车，回去还坐闷罐车，把兵们小看了。国家很重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兵入伍，老兵退伍，就改乘了旅客列车。其实，大队伍长途跋涉，乘旅客列车还不如闷罐车自由、舒服。一九八一年我去四川宜宾接兵。满满一列车新兵坐到新疆，几天几晚，不能睡觉，把人都困死了。比较一下，还是闷罐车好，不就是时间长一点嘛。

戍边兵人从湘阴乘汽车去汨罗，然后就装进了闷罐车。车到湖北蒲圻，吃第一顿饭。上千名新兵和接兵干部涌到兵站。大米饭是大木桶装的，大肉煮白菜也是大木桶装的。兵们脚穿大头鞋，头戴羊皮帽，一个个南极企鹅似的，呆头呆脑，望着木桶不知如何是好。“弥勒佛”急了，一声断喝：“还愣着干什么！”大家如梦方醒，一齐涌向木桶。便有羊皮帽子掉入桶内，顾不得拾，也无法拾。忘带碗者，正急得白眼珠直翻，受了启发，连忙就脱了羊皮帽盛饭，得意洋洋的吃。“弥勒佛”走过去，那新兵慌了神，口里的饭忘了咽，望着“弥勒佛”嘿嘿直笑。他脚也僵在那里，笑也僵在那里。“弥勒佛”接过这一帽米饭，举重运动员似的，先是上下试了试，然后举过头顶，惬意地笑了。看来他非常满意我们这批他亲自挑选的有几分呆气、几分傻气，却又机灵、勇敢的“新兵蛋子”。

“弥勒佛”是我给接兵干部营副教导员余吉凤取的外号。我小时候看过一幅肥头大耳，笑咪咪的弥勒佛像，印象很深，见了这位接兵干部，便又想起了弥勒佛。“弥勒佛”是山东人，四十好几，矮矮胖胖的，眼睛挤成一条缝。什么时候看他都是笑咪咪的，一脸的慈祥亲切。

“弥勒佛”最重视的是“吃”。车厢挡头大筐小筐码了一壁，全是发饼。那时候发饼五分钱一个，月亮巴巴那样大，又清甜、又饱肚，我们最爱吃，但却没钱吃，心想，这下好了，可以放开肚子吃个够。“弥勒佛”却刻薄得要命，一天只允许每人吃六个。

在湖北蒲圻吃了第一顿米饭后，两天过去，不曾到兵站吃饭。大家望着筐子，两眼放光，喉结上下活动，口水直涌，不好吐，便咽下。有大胆者向“弥勒佛”要饼，“弥勒佛”佛手亲

启，小心掰下半块，递过去。大家见状，再不曾开口，便移了眼睛，仍是盯着筐子，算是“望饼充饥”。

车过玉门关，“弥勒佛”松了吃咒，放开吃饼，想吃就去拿，看谁吃得多。可是谁也不去拿。大家哪还想吃饼呀，一见发饼就想吐。我们都是头一回坐长途火车，一路摇晃，又冷又饿，全都翻肠倒胃，头痛恶心——晕车了。以至今天我还怕见发饼。

我一直认为“弥勒佛”带新兵没经验，我们想吃时不让吃，不想吃时偏让吃。但是，十年后我调兰州军区，一次在黄河滨看到一座名为《丝绸之路》的雕塑，改变了这一看法。雕塑为花岗岩原料，高大、古朴、厚重，一大汉跨一雄驼，陷入流沙，正在艰难起跋。驼身两边，大袋小袋数口，鼓鼓囊囊。我猜想，四分之一是“丝绸”，四分之三该是“发饼”了。每过一些日子，我就要到雕塑前站一阵，想一会儿“弥勒佛”。

玉关记笛

一千多年前，唐朝统治了新疆。当然，那时候不叫新疆，而是称西域，就是国家的西部疆域。内地有很多小伙子到西域当了兵。已是三四月间了，江南早已桃红柳绿，草长莺飞，而西域仍是雪花飘飘，草木不发。那些戍边兵人遥望家乡，想回回不去，便把一肚子乡愁，借着当地少数民族的乐器吹出去。这种乐器叫羌笛，吹出来的调子是沉沉的，幽幽的。唐朝人很会作诗，有个叫王之涣的边塞诗人，将此事写成漂亮的四句话：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便是有名的《凉州词》。如同岳阳楼与《岳阳楼记》的关系、滕王阁与《滕王阁序》的关系。这玉门关也是关以诗传，诗以关名，历朝历代为摇头晃脑的文人瞩目。

文人是我的好友鼓兄。我戍边新疆离开家乡的时候，鼓兄运用毛主席《卜算子·咏梅》的手法，将《凉州词》反其意而咏之，填了首《西江月·罗城赠别》的词给我，时代特色得很。我的故乡湖南省湘阴县，春秋时为楚地，叫罗城。词是这样写的：

窗外风光独好，江流无限画卷。祖国亲娘一声唤，
儿男荷枪实弹。

壮士胸怀天下，岂分塞北江南。高峰吹笛越千山，
春风度过玉关。

这词又豪情、又爱情，我很是喜欢。闷罐车里想心事，就默念两遍，蛮有味道的。

词中的“江流”与“高峰”是我与女友的化名。我们在县城上高中时，彼此有了些朦朦胧胧的意思。常常就给对方写点信和诗什么的，将诗和信夹在书里，以“借书”、“还书”的方式，当着同学的面交给对方。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闹得正欢，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一周一个批判会。学生谈恋爱，发现了不得了，是要开除学籍的。于是就学了小说、电影中地下党员的做法，各自取了假名。女友家在洞庭湖区，紧靠湘江，我就给自己取了个“江流”的名字。我的家在山区，古称高峰台，女友就用了个“高峰”的名字。“江流”、“高峰”，寄彼此思念之情，寓山高水长之意。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恋情寄之于山水，都觉得有些意思。

我换了新军装的时候，拿了高峰的许多照片给鼓兄看，“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确定关系，由隐蔽变成公开。鼓兄当然是赞成的。这照片里，有一张是高峰在吹笛子；一株垂柳装饰了好大的一幅画面，她一双赤脚站在柳树下，双手握一竿竹笛，有三个指头还翘了起来，并没有吹，望着什么在笑……

鼓兄文才好，灵感就来了，随即填了首《西江月·罗城赠

别》的词，书写在一个硬皮的、插页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朝阳沟》、《蚕花姑娘》等彩色电影剧照的笔记本扉页上，赠与我。在当时，于我算是高层次的馈赠了。

其实，高峰并不会吹笛子。一天，县文化馆周干事下乡来，背个海鸥相机，神气得不得了。她就要周干事照相。周干事当然是乐意跟女知青照相的，热情得不得了。读书的、赶鸭子的、锄棉花的都照了，又觉得乡土味太浓，没知青特点。周干事说：

“那就照张吹笛子的，吹笛子照相好看。”

高峰说：“不会吹。”

周干事说：“不会吹，可以做着样子吹。”

高峰说：“也要得。”就去找笛子。一时找不到，急中生智，顺手拖了她妈赶鸡鸭的长竹竿，菜刀去头去尾，做了管无孔竹笛。照完后，塞进灶膛，做了中午的煮饭柴，化一缕青烟，袅袅绕绕，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在玉门关，我却痴迷于这竹笛声里。

闷罐车是第十天才到玉门关的。跳下车，西北风浩荡万里，扑面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分明就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慌忙把羊皮帽子封了下来，鼻尖又像被谁一刀子割了去，木木的痛。无云。太阳却薄得很。有房舍在寒气里缩着，有冰枝在寒风中擦着，有雪在沙丘里亮着。南面是山，北面也是山。这山是祁连山，都裹着雪，层层叠叠，伸到天际。

好一个玉门关！鼓兄哟，你的笔也未免太轻松了吧！就有笛声啾啾而来。不是羌笛，是无孔竹笛。